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　臣徐　莊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一

宋 祝穆 撰

儒學部

學術

博記 博識 不學

羣書要語學古入官周官 幼學壯行梁惠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 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荀富國 有學術業揚學行 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氏傳　博記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易　好古博雅君子書序　儒有博學而不窮儒行　博學無方內則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學記　博聞强記孔叢子　博識博聞强識謂之君子曲禮　博物不窮孔叢子　不學不學墻面周官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先進

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　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韓　巍冠講唐虞韓　許身如稷契山谷　博記為人强記覽過眼不再讀韓　博識欲知博物妙故以求焉卜東坡　不

學不讀一字書李從來不讀半行書荆公

古今事實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堯舜君民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畆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朝夕納誨

高祖夢得說爰立作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說命

思兼三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真儒無敵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寡君安得削 揚

魯國一儒

魯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哀公召而問其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爾 世子方篇

非堯舜不陳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公孫丑下

劉子學術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墮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十三

晁錯刑名

晁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

通於世務

董仲舒公孫弘倪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

以經術潤飾吏事

公孫弘曲學

袁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稽古之力

桓榮為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

阿蒙學識

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

益蒙始就學魯肅過蒙言議捬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呉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諸葛出師

諸葛亮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畀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不負所學

陸贄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能識亡書以下係博記

漢武帝幸江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帝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口對兵事

霍光問張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

五行並下

應奉少聰明自為兒童時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决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對說罪係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一覽能識

黄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鈌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

寫碑還校如衡所書○昔賢書曹娥碑後蔡邕能闇手摸其文而讀之

一面不忘

吳朱威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簿書心計

吳顧譚為左郎每省簿書屈指心計未嘗下籌盡發疑謬

誦道旁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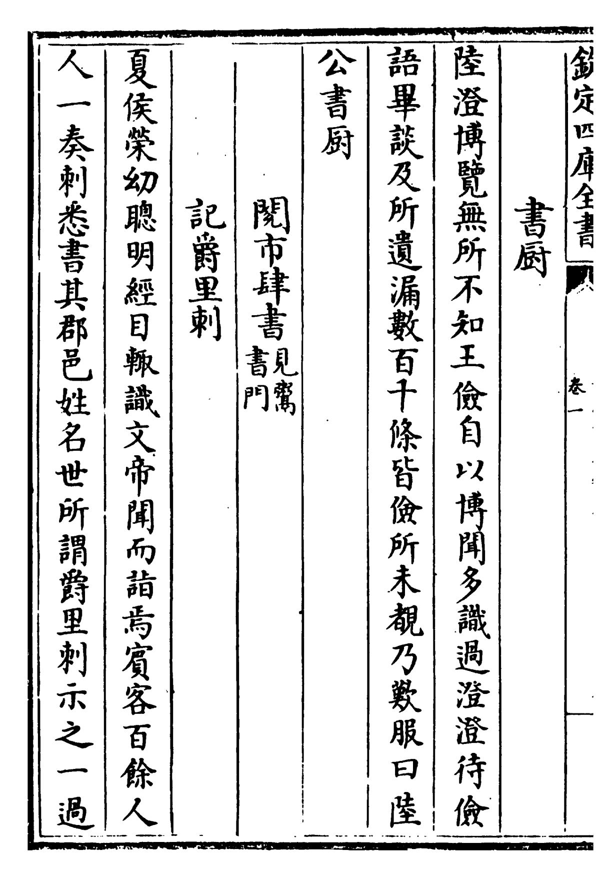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武庫

晋杜預朝野號曰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青箱

南史王彪之博聞多識江左舊事緘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書廚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乃歎服曰陸公書廚

閱市肆書見鬻書門

記爵里刺

夏侯榮幼聰明經目輙識文帝聞而詣焉賔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郡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示之一過

而使之徧談不謬一人帝竒之

賦詩皆記

北齊邢卲與裴伯茂等宿飲王昕舍相與賦詩數十首在主人奴處旦日奴出求詩不得卲皆為誦之

五日記漢書

北齊邢卲在洛陽專以山水游宴不暇勤業嘗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後飲讌倦方尋經史五行俱下便無所遺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能記乘驢

楊愔性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偎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鞠障面我何為不識卿漫漢驚服梁敬帝紀

暗記補亡

梁陸倕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倕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摸水中碑

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張建章帛包麥屑置水中摸而讀書之不欠一字 北夢瑣言

暗疏列女傳

太宗寫列女傳於時無本虞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盡識居民

張廵初守睢陽時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廵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偶熟此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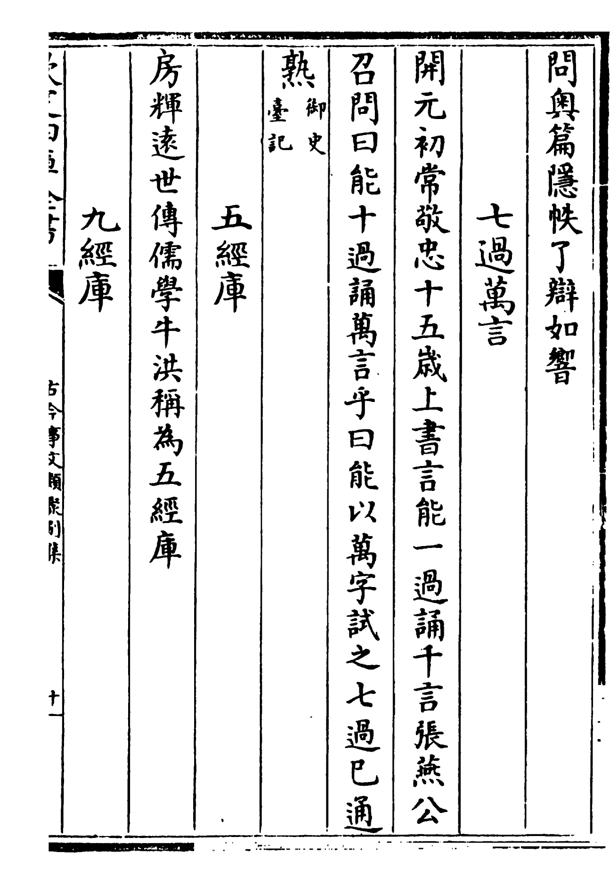
張巡嘗見于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書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卷以試無不盡然

一覽千言

蘇頲一覽千言輙覆誦

徧讀秘書

李邕自言讀書未徧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李嶠驚試



問輿篇隱帙了辯如響

七過萬言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七過已通熟 御史臺記

五經庫

房輝遠世傳儒學牛洪稱為五經庫

九經庫

谷律那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

五總龜

殷踐猷博學賀知章號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借閲三史

張安道年十三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輙歸之曰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閲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墓誌

惜歐不讀書

劉原父攽在詞掖有立馬揮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閤起於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起於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五代史載入閤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公嘗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

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如之何百家詩

寫黨錮傳見遷謫門

當求放心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求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朱語録

玩物喪志

謝顯道録古人善行别作一策明道先生曰是玩物喪志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云近思録

恥一物不知以下係博識

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張衡傳

多識

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三豕渡河

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晋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晋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家語

識專車骨

吴伐越隳會稽得骨専車吴使使問仲尼骨者何㝡大

仲尼曰禹致群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史記

識肅慎矢

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矢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史記

牛鐸勞薪

荀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音樂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即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遂能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晋書

識海凫毛

惠帝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凫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識龍鮓

陸機嘗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識雉雊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蜕焉

識石鼓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識豐城劍見劍門

學殖將落以下係不學

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左昭十八

二諱不學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國語

不識井星

秦有司奏太白犯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符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恠乎漢高紀

不學亡術

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誤解蹲鴟

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饋蹲鴟顏氏家訓　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復註釋解蹲鴟云今之芋魁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唐新語

錯寫弄麞 見生子門

不識龍星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 陳紀

伏獵侍郎

唐戸部侍郎蕭炅言烝嘗伏臘為伏獵嚴挺之謂張九齡曰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

不識杕杜

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判語有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誤讀金根見閥閱子弟門

不識班固

張由古無學術對衆歎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對以兩都燕然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唐温庭筠乾𦠆子

面試曳白

元宗朝選人入等者六十四人上召面試之張奭手持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通鑑

沒字碑

五代任圜曰天下皆知崔恊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沒字碑

妄引書語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

曰如喪考妣上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筆談

愛掉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閤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詞進搢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

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玉壺清話

不識字義

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䳒冠云五藏離别之離非梨也葢離别傷胷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䳒冠子也

讀霍光傳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恠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萊公兄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别顧萊公曰曽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葢以不學為戒也 垢山䜿叢

雜著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弦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乃相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

故師生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旰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乗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導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神聖爾

衰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上有所法是惟朝廷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進學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婣與夫誦

説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益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益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

豈特旦暮晡夜之别哉一語一黙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强葢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殽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

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茍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

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于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

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題段謹脩紙二幅　晁無咎

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群半途而廢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茍能盡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而後世之言曰講學似賈賈

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畜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都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覇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乞褒封程頤奏狀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

超居講筵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顒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更相淬礪而其間志方利禄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别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年臣嘗行至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

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牓無以厭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頤之學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

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予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下禮官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

送張荆州序　　張敬夫

客問於某曰張荆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荆州早歲發策大庭天子親擢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

典藩翰議論風釆文章政事卓然絶人上流重地暫玆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早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耶葢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曽無一毫見於顔靣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説是以敢發也葢天下之物衆紛綸膠轕

日更于前可喜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矣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盭𥁃一事之隳𨻶萬事所由隳𨻶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

物而不固而應天下之物而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藴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

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𦘕既以此告客於荆州之别也遂書以為獻

古詩

和張文潜贈晁無咎　黄魯直

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壁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没世安得八紘罝以道獵衆智談經用燕説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瀰九縣張侯真理窟堅壁勿與戰難以口舌争水清石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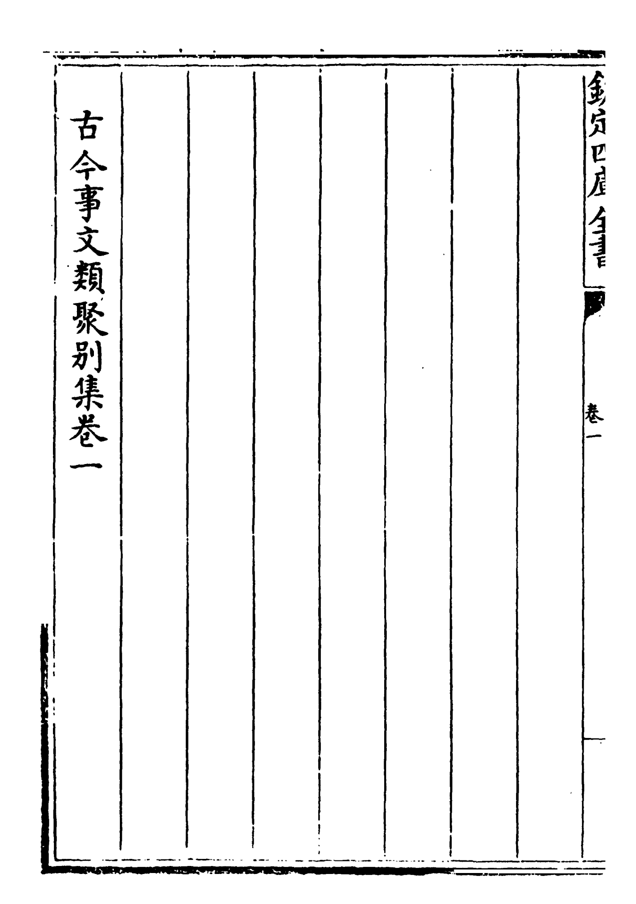
律詩

送劉户曹　呂與叔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排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

詩話　係不學

不讀南華　見文人相輕門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

宋 祝穆 撰

儒學部

著書

羣書要語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樂記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孟序作為文章其書滿家韓文詩句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韓夏嘂象九州山海有

遺載歐顔回不著述後世傳愈遠荆公書留後世法豈獨譏當世荆公將論道精麤豈必在文字南豐吾觀二宋文字照纁素東坡墨池飛出北溟魚筆端殺盡山中兎李白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坡

古今事實

晩年著書

孔子年六十八歳乃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葢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

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為此也劉器之云

著千萬言

莊子著書十萬言大率寓言其洸洋自恣以適己

著五千言

老子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

予金增損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著新語

陸賈著書號曰新語每奏一篇高帝稱善

著繁露等書

董仲舒著玉盃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

著白虎通

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三國典略

著風俗通

應劭撰風俗通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著書言刑名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漢書

入室操戈

鄭玄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玄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著雋永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雋永

同著春秋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多與玄同玄就車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

為服氏注

墻溷著筆硯

左思博覽欲作三都賦遂搆思十稔門庭墻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便書記之又見後王充

揚雄著書

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餚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入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

也雄笑而不應揚時嚴尤聞揚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理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揚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本傳

揚子雲作法言蜀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

中之牛安得妄載論衡

窮而著書

虞卿傳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

羣書辭繁

秦延君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桓譚新論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户牖墻壁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祕玩以為談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詣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抱朴子

作稗官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注曰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令世謂偶語為稗

未備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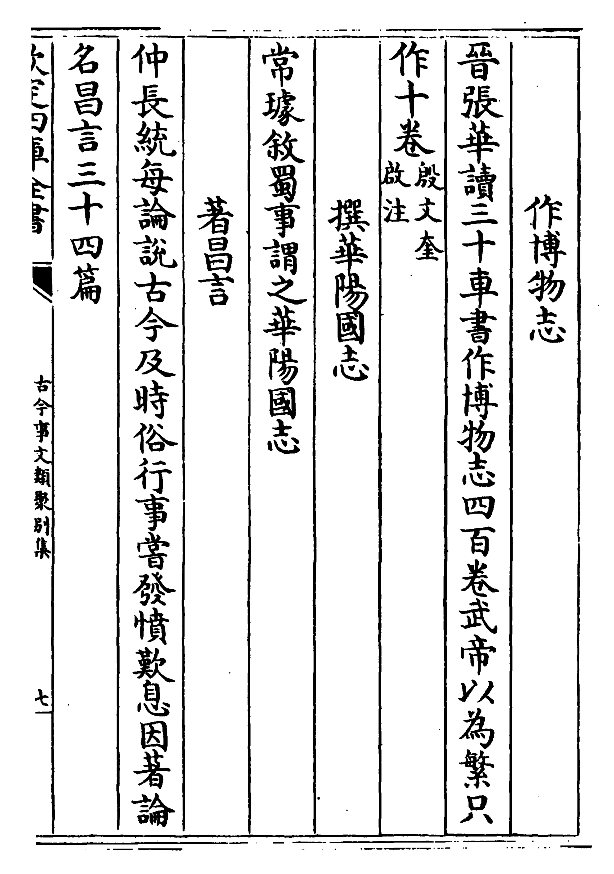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者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抱朴子

著潛夫論

王符耿介不得升進緼憤隱居著論三十餘篇以譏當世不欲章題其名號曰潛夫論

不好其書

魏嚴幹善春秋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幹口訥臨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裴諝傳



作博物志

晉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為繁只作十卷殷文圭啟注

撰華陽國志

常璩敘蜀事謂之華陽國志

著昌言

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嘗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昌言三十四篇

同注莊子

向秀義注莊子唯秋水至樂未竟而卒郭象為人薄行見秀義傳遂竊為已注乃注秋水至樂又易馬蹄一篇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世說

竊人所著

南史郗紹嘗撰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

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編千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尚書故事）

躬自抄錄

南史王筠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惟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未

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録大小百千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忘而已

一官為一集

王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宋楊億為文每一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頴陰韓成退居汝陽蓬山辭雲冠鼇等集近世楊萬里詩集亦以一官為一集云

撰區宇志

隋大業初敕内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為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脩撰之意帝不悦遣内使舍人柳逵宣敕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峙大吳之國以人物稱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彼士爾等著其風俗乃

為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等可乎然於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敕遣秘書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郎虞作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凌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敕及奏帝曰學士脩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首

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為時所重云大業拾遺

作元經中說

隋王通為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作元經中說皆為儒林所稱

著玉燭寶典

隋杜臺卿常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玉燭寶典十二

卷奏之臺鄉患聾不堪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

著經典音義

宋太宗閲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

雖亡此書可傳

著北堂書鈔

唐虞世南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者

號北堂書鈔

作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故記代無次談苑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志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辯者偶閲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科别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説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者以帖為名其取此矣白書不止六類而帖之取數止於用六者説文小學之試

小學又試之小者也從試云小者取其極數而名其書者譏取其十也程泰之演繁露

自鏤板

五代和凝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非之

著鶡冠子

鶡冠子隱於幽山衣敝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嘗師事之援後顯於趙鶡冠

子懼其薦已乃與援絶高士傳

奉詔撰著

宋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太宗日覽二卷因事有闕則暇日追補嘗曰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澠水燕談

著唐文粹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為古賦樂章歌詩賛頌碑銘文論

箴表傳録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潭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三卷權文公為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别懐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徧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讀文粹欲以登之文裒而録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訓其志麈史姚鉉謫居連州嘗寫所注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録吏以為苦以鹽水噀之冀其速壞後

以火焚其樓該聞

著春秋編年

柳開知潤州胡旦祕監為淮漕二人俱以文鳴於時旦造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傳發明凡例之類竊倣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作書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閱開杖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者至若丘明以下公穀鄒鄭數子止敢傳述而已爾何輩輙敢竊聖經之

名冠於篇首今日聊贈一劒以為強裴之戒語訖俄逐旦旦淵步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之王壺清話

作正蒙

横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而睡不然放不下無頓處朱語録

著佛經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他古書其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祖述老子莊列

及丹經而已朱語録

著傳燈録

傳燈録極陋葢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删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朱語録

古今文集

雜著

評楚詞注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却就那語意撰一

事為證却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_{朱語録}

書聖庚家藏楚詞後　黄魯直

章子厚嘗為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頗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跋文苑英華後

周子充

臣伏覩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册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二書閩蜀已刋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絶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絶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説九齡李翺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故脩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

卷收入當真宗朝姚鉉銓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
所以盛行近歲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華而傳况卷帙
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於世則宜臣事孝宗皇帝間閲
聖諭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帝乃詔
館職裒集皇朝文鑑臣因及英華雖祕閣有本然舛誤
不可讀俄聞傳旨取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
一二十員皆書生稍習文墨者月給餐錢滿數歲補進
武校尉既得此為課程往往妄加塗注繕寫裝飾付之

秘閣後世將遂為定本臣過計有三不可國初文籍雖寫本然校讐頗精後來淺學改易浸失本指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或值押韻全韻隨之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元闕一句或二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為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疵纇三也頃嘗屬荆帥范仲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徧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

凡經史子集傳註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惟是元脩書歷年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為三二詩或合為一姓氏差誤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閒賦多用員字非讀泰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員之省文以堯非對舜榮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為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掛帆之帆儼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為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

詳註逐篇之下不復徧舉始讐於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工蓋欲流傳斯世廣熈陵右文之盛章阜陵好善之優老臣發端之志深懼來者之莫知其由故列典國至雍熈成書歲月而述證誤本末如此闕析尚多謹俟來哲

祕書省書繁露後　程泰之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輙不相倫比臣固疑非

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盃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盃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劒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㦸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

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

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

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

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盃竹

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

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

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形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

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題王充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謬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冦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

同貴有如不然也邑之至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評文選去取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則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志林

評龍城録

柳文後龍城録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朱語録

評稽古録

稽古録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又曰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録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録人家子弟若先看得

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又曰稽古録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朱語録

評指掌圖

指掌圖非東坡所為

評蘇子古史

蘇黄門古史儘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决非莊周之書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先入此其考据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又曰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辯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如伯夷傳孔子正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都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非馬遷為不是朱語録

評范公唐鑑

范太史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

不曾做得范氏此文字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是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〻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又曰唐鑑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細說得利害如身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又曰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又曰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朱語録

評東都事畧

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他好處是甚事曰他好處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後挺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黄魯直亦有好處不曾載得又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朱語録

評胡史管見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議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册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又曰管見其為文字與所見甚高處着他自做處全相反　或問致堂管見初見之喜不可言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專為秦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一人者文公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揜耳又問

如首章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温公耳文公曰誠是怕温公但如周王不分封也别無箇出場 朱語録

評宋朝文鑑

伯恭文鑑有止編其文理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為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没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已忘其一 與伯恭書云文鑑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

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為虛文而不説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僊都觀菜園寺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　朱文公讀文鑑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如某平時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看底今揀得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意思把作好勸戒又無勸戒看他編康節詩不知

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又曰文鑑後來為人所譖復令崔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綯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綯多少好笑何獨收此遂去之更無入他文又曰如編得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

朱語錄

評容齋隨筆

洪景盧隨筆中辯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

却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顔師古已辯之矣朱語録

勸朱侍講勿著書　　楊廷秀

某九月十月之交於甘道士曽無疑連得報教二書幽憂滿懐風濯雪釋即辰首冬殊温恭惟懸車里門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婘尊穉均慶某老身幸安穏黄能臺駘葦察其納禄不官鷺股無可割者不蒙見祟而今歲秋熟不照年例特地助祝融為虐坐甑蒸炊快快無奈

先之以痁申之以河魚蓋兩月而後巳得書云股肱之疾移及腹心且艱於憑烏皮呻青竹是在醫法顧不容耳藏神不曰孰使我饑渴之不恤者非書耶孰使我劇目鏤心搯擢胷腎者非書耶某屢陳囊研櫝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以酤嗜在此第恨病而力不足耳政使和緩復生能浣此學古之胷而砭此土炭之嗜耶諏及啟棘賓商之義即問焉於益公益公報以二説令録在別紙似聞所著楚詞解甚奇可得而窺見否獻方之末既

而又縱臾之又似李公擇戒東坡勿作詩而反送墨也

一笑顧言珍重用永慶壽

雜詩

獻跋朱元晦楚詞解　楊廷秀

注易箋詩解魯論一帆徑渡浴沂天無端又被湘纍喚

去看西川競渡船

霜後枯林無可羹飢吟長作候蟲聲藏神工訴天應泣

支賜江蘺與杜衡

答楊廷秀問訊離騷之句　朱元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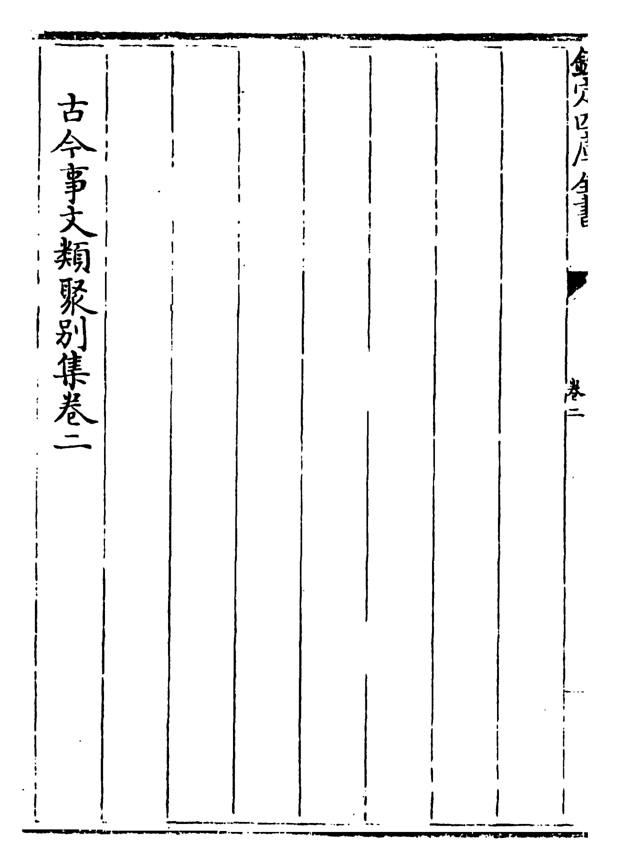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牕底爛却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堪強借三峯面且為靈均作杜衡

自注云佛法不怕爛却即禪家語也杜衡一名馬蹄香本草辨僞藥云細辛則杜衡水浸令直三峯謂華陰也

答袁機仲論啟蒙　朱元晦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户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三

宋　祝穆　撰

儒學部

書籍　借書　鬻書

羣書要語在則人亡則書　揚子　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不復蠹謂之汗簡　後吳祐傳　又造紙以當策　傅咸紙賦　𥁞書有青縑袠布袠絹袠　晉中經簿　袠書衣也　説文　懐幽卷膭載妙抱袼

用舍以道卷舒不失謝康樂書帙銘古人寫書皆用黄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黄卷遯齋閒覽

詩句韓莊百家藝天起孔子大道寒於灰荆公饑來一字不堪煑坡白髪挑燈寫細書后山鬻書盡括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古今事實

文籍始生

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書序注以書書木邉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疏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

竹簡寫書

伏生口授尚書更以竹簡寫之書序

布在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折竹以寫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或傭人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

記則以墨畫於掌内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拾遺記

李斯請焚書

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相雜燒之有敢耦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

漢世求書

漢惠帝除挾書之律　武帝置寫書之官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以驢負書

李固為三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本傳

分書復歸

魏邴原師孫崧崧曰兗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藏書於家遊學八九年歸以書還崧

載書與人

魏王粲詣蔡邕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

冢中古文

晉荀勗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省本傳

載三十車

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几篋徙居載書三十車本傳

手抄口誦

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彪於其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在官寫書

北齊郎基爲頴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藏巾箱中

北齊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你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閲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諸王爭效為巾箱五經

寫書獲薦

北齊趙彦深初為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薦之神武

始刻印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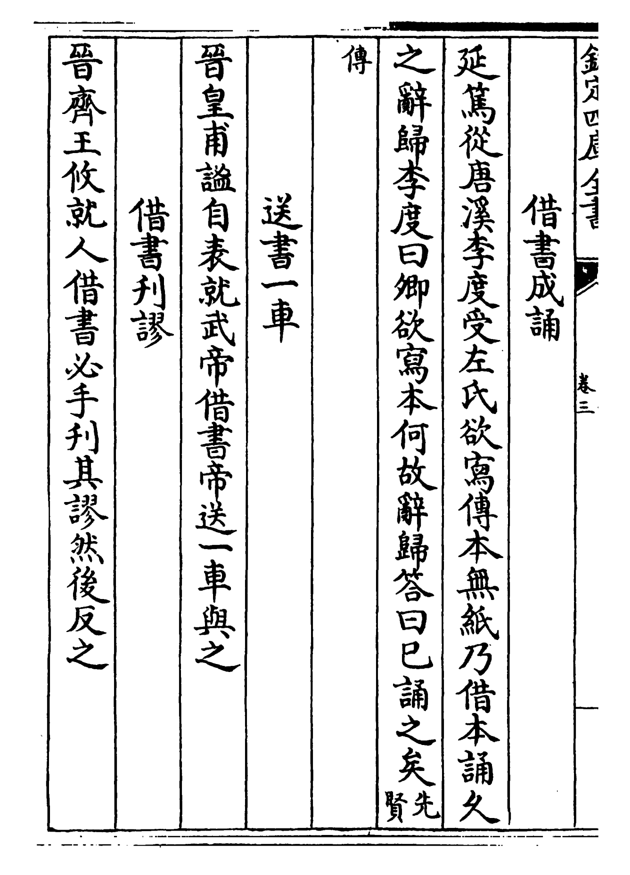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聞見録）

借書不進（以下係借書）

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桓譚欲借嗣不進（敘傳）

客作借書

匡衡勤學邑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主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西京雜記）



借書成誦

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誦久之辭歸李度曰卿欲寫本何故辭歸答曰已誦之矣先賢傳

送書一車

晉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借書刋謬

晉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刋其謬然後反之

書淫

劉孝標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書帖不借

王内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盧尚書甚寶之張賓護致書求假答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後盧公守潞州忽有人持此帖詣張公求售張公驚問之云盧家郎書竊出遺賣耳張歎而却之嘉話

借書手抄

梁袁峻家貧從人假借書手自抄寫日課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不就權勢借

後魏蔡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不惲借書

齊崔慰祖字悅宗好聚書至萬卷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寫書竊讀

陽城字亢宗代為宦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無所不通

賃書寫讀見讀書門

借書緝壞

陸龜蒙借人編簡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笠澤叢書

發憤鏤版

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於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見陶岳五代史揮麈錄

攜餅借書

起晙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晙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攜餅食

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畯辭曰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畯闔户晝夜寫録饑則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却掃編

投贄借書

倪若水藏書甚多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束脩投贄然後借之唐餘録

市肆閲書

後漢王充字仲壬授業太學家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誦憶

買書輒寫 以下係鬻書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旦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略數帙質錢摴蒲文襄杖之四十

假作鬻書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鬻約取讀大重之

欲質班史見飯門

賣書自資

陶梁字曼山少貧賣書於市以自資

鬻書無售

穆脩字伯長舉進士調汝州司理恃才忤監郡由是据摭其罪坐削籍又與丁謂有布衣舊相遇於漢上一揖

而去謂銜之真宗間脩有文謂言脩行不逮文老而益貧家有唐韓柳集鏤版鬻於京師有儒士數輩輒取閱脩謂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一帙為贈自是經年無售者

古今文集

雜著

寫書皆精

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雖

不多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石林燕語

借書一癡以下係借書

李濟翁資暇集云惜借書籍云惜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後人更生其詞至於三四因訛為癡焉緗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嗤其義同傭書

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案唐韻云瓻丑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以盛酒瓶則借書二瓻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蓋此物也山谷鴟亦用鴟字藝苑雌黄

借書須愛惜

借人典籍須加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

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蟲鼠之所毁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顔氏家訓

律詩

聞致政胡朝請多藏書以詩借書目

黄山谷

萬事不理問伯始籍甚聲名南郡胡遠孫白頭坐郎省

乞身歸來猶好書手抄萬卷未閣筆心醉六經還荷鋤

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鏁魚

題繼室蟠室　陳去非

萬卷吾今一字無打包隨處野僧如短檠未盡殘年債

欲問班生試借書

雜著 係鬻書

不肖子鬻書 見閥閱子弟門

藏書 校書附

羣書要語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柳文陸文通墓表

藏之書府書序華匱十重緹巾十緹闕子羣玉山先王謂之

册府穆天子傳軸帶帙籤異色以別之唐藝文志芸香辟蠹故藏

書臺稱芸臺閣稱芸閣龜家典略秘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

以錦帕西京雜記五月濕熱蠹蟲生魚書籍五月以後七月

以前須三慶疑作度舒而卷之法須要天晴時於夫疑是大

屋風涼處不見日暴令乾若乘熱氣卷生蟲彌速崔湜月令

寶裝綺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獨存其人滋外斁非內斁

校書古人寫書有誤字以雌黄滅之遯齋閒覽頻分葉正則藏書記

温媪之疑仍懼魯魚之謬久披緗帙麤定鉛黄史館進唐書奏

詩句家書空萬軸凉曝困卷舒東坡歸來同食眠左右皆

圖史荆公奇書古畫不論價威以錦囊裝玉軸歐校書漬

墨竄舊史磨丹註前經韓朱墨勘舛差山谷好事磨鉛勸

舊經魯

古今事實

壁中藏書

魯共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科斗文字書序其書五車

惠施其書五車

秦建秘府

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府百官表

收秦圖書

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户口阨塞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漢建祕府

漢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西都賦　孝武建藏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及諸子皆充祕府藝文志

求四方書

河間王德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禾禮樂故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通鑑

名山藏書

司馬談太史公拾遺補鈌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本傳

老氏藏室

後漢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老子為守藏吏復為柱下史

四方所記文言者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仙為仙府幽經祕籙皆在焉章傳

有書數百卷

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魏志

藏書三十乘

晉張華雅好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書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未有悉在華所由是博

洽無與比本傳一云衛珍當考

聚書八萬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

細書數十篋

齊沈驎手寫細書數十篋

唐世書庫

唐高祖武德初經籍亡散令狐德棻奏請求遺書加錢

帛書籍亡逸令繕寫數年圖典畧備　太宗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為秘書監請求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手書繕寫藏於内庫以宫人掌之藝文志

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姓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録者五萬八千四百六十九篇嗚呼可謂盛矣藝文志

元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藏之禄山之

亂尺簡不藏至文宗時鄭覃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訪於是四庫之書復全分藏十二庫黄巢之亂存者葢尠同上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庫書景龍文館記

題藏書後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

書樓

田弘正爲魏節度使沂國公樂聞前代忠孝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賢行可否　李鄘孫磎好學家有書萬卷世號李書樓

後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載之號書樓五代史補

聚書賜額

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戚編之父名也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

聚書後必興

丁度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後至參政謚文簡

收蓄古書

歐陽公平生於物少所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下金石刻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誤謬之説行狀

手自讐對

曾鞏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讐對白首不倦

字畫之訛以下係校書

張鷟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淄澠莫辯注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渡河校之果然又簡帙磨滅以陶為陰以魚為魯　夏五注傳疑也桓十四郭公注無傳葢經闕誤也左莊二十四

校書天禄

劉向校書天禄閣夜有老人着黄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向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

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拾遺記

韓文訛字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不乙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謝子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朱語錄

朋字未正

唐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方十歲上召入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上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明皇雜錄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讐校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

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呉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起層臺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七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楄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八牖梯衡楶棁圬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卑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

以油黄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凡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顓解矣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説始於邦達于鄉至于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名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府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敺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游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

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絃誦之聲格于内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逺罪納于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説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

游學滋久宜刋樂石庶幾永久無忽

張伯玉守河陽作五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伯玉一一閱之取書十五字曰六經閣諸子史集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歎伏容齋隨筆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子瞻

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府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

竭悅於人之耳目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

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

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拓其端採剥其華
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見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
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
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
而藏於其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
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
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
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書使

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建陽縣學藏書記　　朱元晦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備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遵守而誦

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國家歴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頗或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册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捨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

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入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於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謂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

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予猶有言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廡以竢

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楊廷秀

余同年何同叔謂余曰余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

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宫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遠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顔魯公記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説然乎否乎未可知也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興孤往至宫之中財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杖前對五

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遊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裏逢今郡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復一年郡事畢葺蠱者飭廢者舉後一年輒諷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霤乃閣其上月扉風櫺縹緲飛動若出天半迺斵大木迺架迺櫝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庋

是溆道士李惟寅鄧本旻相與戮力舂孟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而愛人不飾廚傳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貲方冊第時年最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離離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葢其孤懷勝閒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高觀山之舉可以得其槩矣

書巢記　　陸務觀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巢記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顧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

吽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户牖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知吾室吾室之内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羣覆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交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

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奥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月日甫里陸游務觀記

藏書銘　　蘇子容

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惓聖賢可及（澠水燕談）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朱元晦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籯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退之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五十餘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爲丞相

言雖懇不見録送行過淮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黄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題張競辰所居萬卷堂　蘇子瞻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禄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與揚雄問奇字清江縈山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閒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為老人夜扣關

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定復五車書圯上從來一編足

題李氏遺經閣　張敬夫

生世豈云晚六經初未亡向來言外旨瞠視多茫茫隱微會得獨如日照八荒始知傳心妙物豈隔毫芒絶學既顔孟淳風返虞唐讀書無妙所數墨仍尋行况復志寵利荆榛塞康莊自云稽古功此病真膏肓君家屹飛閣遍對羣山蒼匪為登臨娱牙籖富書藏邀予為著語

會意詎可忘一洗漢儒陋活法付諸郎

律詩

寄題劉陽李氏遺經閣　朱元晦

老翁無物付孫兒樓上牙籤滿架垂更得南湖親囑付歸來端的有餘師　讀書不見行間墨始識當年教外心箇是儂家真寶藏不應猶羨滿籯金

雜著以下係校書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永叔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知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楊劉之作號為時文以取科第未嘗有道韓文者予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

是而止爾因恠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後七年
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
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
而校定之其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年矣學
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于
近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
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誤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
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

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而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與張敬夫論程集改字　朱元晦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収録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諭夫所謂不

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某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刋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諸說而求其文勢語默所趍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茍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

誤強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畧說為尊其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甞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惟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他人強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為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所謂不當改者豈謂謝富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三